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

Culture and Human
Development

文化和人类发展

J·瓦西纳 著
孙晓玲 罗 萌 等译
缪小春 审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文化和人类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J·瓦西纳 著
孙晓玲 罗 萌 等译
缪小春 审校

Culture and Human
Developmen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和人类发展/(美)J·瓦西纳著;孙晓玲、罗萌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5617-5493-1

I. 文… II. ①瓦…②孙… III. 文化人类学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8392 号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

文化和人类发展

著 者 J·瓦西纳
译 者 孙晓玲 罗萌等
审 校 缪小春
项目编辑 彭呈军
文字编辑 刘瑞光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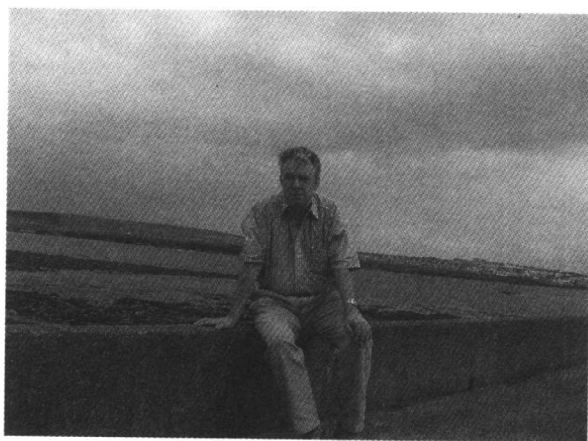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三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30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493-1/B·330
定 价 46.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作者简介



J·瓦西纳(Jaan Valsiner)是一位文化心理学家,坚持持续发展的公理基础,用之于分析心理和社会现象。他是 *Sage* 杂志《文化与心理学》的首任编辑(1995),现任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心理系教授。他撰写了多部著作,最近的几部是《被引导的心》(*The Guided Mind*)(剑桥, Ma.: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8),《文化与人类发展》(*Culture and Human Development*)(伦敦: Sage, 2000)和《人类文化发展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Human Cultural Development*)(马德里: Fundacion Infancia y Aprendizaje, 2001)。他与 Kevin Connolly 一起编辑出版了《发展心理学手册》(伦敦 Sage, 2003),与 Alberto Rosa 一起编辑出版《剑桥版社会文化心理学手册》(*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o-Cultural Psychology*)(2007)。他创立了一本关于个案分析的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diographic Science* (2005—www.valsiner.com) 并且是《综合的心理和行为科学》(*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的编辑,并且与 Transaction Publishers 一起编撰了《从过去到未来:心理学革新年鉴》(*From Past to Future: Annals of Innovations in Psychology*)(2007)。鉴于在人类发展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工作,1995 年他在德国获得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奖,1995 至 1997 年他在巴西获得 Senior Fulbright Lecturing 奖。他还是巴西、日本、澳大利亚、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英国以及荷兰的访问教授。



总 序

感谢读者在“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前驻足和浏览。

我们为什么要译介和出版这套丛书？

学术会通时代。科学与技术从来都在为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助跑，这在我们身处之时代尤为显著。在这新纪喷薄、百业腾骧、中华数千年文明将再现辉煌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

心理学正日益走近和踏入我们的生活。目前它几乎已成“热学”。林林总总冠以“心理学”名谓的出版物不断更新着书店和读者的书架。心理学不再神秘。但也不必讳言，从“心理学”这棵大树繁衍开来的过度茂密的枝蔓，使其主干倒显得有些不明朗了。严肃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做些修枝整叶的工作。没有心理学主干的承托，心理学之树是不能常绿的。培本固干是本译丛的宗旨。

我们的目光还应看得更远。国内外均有学者断言，心理学将成为 21 世纪的“显学”。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并非心理学家的自大，某种意义上，这是科学发展史的必然走向。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奥秘的科学，即使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所谓“前科学”的粗放时代，人类就已开始或一直在关注自身（我）。先哲们深刻的理性思考中蕴涵着无数实质为心理学的问题。仅就“知”的领域而言，以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的理论分析，所谓“格物致知”，实际包含着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人类的知识，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其构成都是这一双向建构的产物，即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自身的认知结构也得到了提升，而且，人（类）又不断使用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锤炼的“认知结构”这一利器，反身解剖自己的认识（甚至包括认知结构本身），并及于其他专属于“人”的领域——意识的、思想的、情感的、人际的、个性的诸多方面。这种自我解剖的功能，唯有“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才能做到，它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所在。而且，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自觉和深入。心理学地位的日益凸显正是与此相伴随的。

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为之提供了许多佐证。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紧迫呼唤科学心理学的介入,因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大厦须以“人”为支撑点。以现代人的智慧、理性、道德和情操,才能真正构成现代的文明。这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试看:当人们惊呼知识濒于“大爆炸”之时,必然更期望破解知识获得过程之谜以实现真正的学习的革命;当教育终于从应试模式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回归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时,就更要求教育的过程符合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当培养新一代学子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业时,充分发掘智力的潜能和探索其有效的培养途径必然更显重要。人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也更多了,例如:当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特质日益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时,如何才能保持人们自身的健康身心和塑造健全的人格?当现代生活的压力在人与家庭、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注入了新的特征时,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以达于彼此的和谐与适应?当本由人所创造和发明的外化的技术却在与人的颀颀中,显现出凌驾于人的态势时,如何重铸人的尊严和恢复精神力量的能动地位?当愈益先进的技术把人导入愈益复杂的人机系统时,究竟是“物从于人”,还是“人从于物”,或是“人物相容”,又怎样相容?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心理学作出回答。

当然,就心理学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它为这些问题所能提供的答案和解释,与人们对它的要求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有学者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准科学”(Almost Science),或至少目前是如此。一来是因为心理学受到研究方法的制约,缺少有效的研究手段。例如,在脑电图的记录成为可能之前,要想研究梦的生理基础几乎是天方夜谭;二是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还受到诸多实际操作和伦理的限制。心理学不可能为了探明感知觉的关键期而人为地将婴儿幽闭于光、声隔绝的环境。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同物理、化学等纯粹的自然科学相比,心理学从来都不是那么“过硬”。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的百余年中,科学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各分支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为心理学研究突破禁区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大脑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为探讨心理学的生理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深入,又为打破传统的禁忌和藩篱创造了条件。另外,随着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史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比如进化论思想在心理发生发展中的应用),也为心理学构筑正确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启发与指导。心理学的研究无论从方法还是从内容看,都已今非昔比。自冯特创立科学心理学至今,心理学度过了发展的婴儿期,现已长成蹒跚学步的幼童。唯其尚幼,才会有21世纪的青春可期。心理学已成为当今蓬勃发展的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终将在科学之林尽

显风骚。

让我们再把视线收至当代。一个不讳的事实是：由于近代科学心理学发端于西方，西方学者比我们稍稍领先了几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是积极的拿来主义者。我们希望能从一种多元的视野中，以某种开放的气息，吸纳他人之长处，此所谓“大道多容”的心态，当为今日中国学人所取。

当然，我们在做这件“拿来”的工作时，应该保持一分清醒，这又与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不无关系。心理学是一门既具一般性，更具多样性的学科。一般性主要体现在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上，心理学以揭示此规律为己任。多样性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多样性。心理现象并非缥缈之物，它是在人的诸多实践领域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必然分枝繁茂，且多有交叉。另一多样性则与文化有关。不同的文化势必会在它们所研究和表述的心理学上打上各自的烙印，甚至在心理学的基础部分也难以避免，在那些与社会文化关系密切的领域则更是如此。这样说并不否认其普遍性。规律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的共存关系，恰如生物体基因型和表现型的统一。

因此，心理学也许是一门最具多样性的学科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在各个重要的心理学分支领域，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心理学流派，出现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的心理学家及其代表性著作。在最能体现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基础心理学部分，更诞生了一批成熟的、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专著。所有这些，均应被视为人类知识库中的财富。把它们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可为中国的心理和教育工作者打开一扇瞭望当代心理科学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的窗口，从而更好地把握心理科学的发展脉络。我们认为，这无论从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高中国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整体水平，壮大我们的学术队伍，还是从推广、普及和深化心理学知识在智力开发与训练、人才培养与评估、人事与组织管理、心理健康与教育等实践领域的运用，都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因此，基于上述种种思考，选译当代西方心理学名著的想法就自然产生了。而且我们设想，它应是一套成系列的丛书，其范围应尽可能地涵盖各个主要的心理学领域，以名家名著为取材对象，以学术性和权威性为入选的标准，试图使读者能从这套丛书中形成关于科学心理学的“主干”形象，并为当前国内心理学界的研究提供借鉴与指导。我们的这些想法首先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几位教授中酝酿并取得共识，旋即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赞同，继而迅速组成了选编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基于出版同类丛书国内尚无先例，为慎重计，我们又拜访了中国心理学界几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陈立、荆其诚、张厚粲、王甦教授，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出版这套丛书的计划均表肯定与赞许，且欣然应允担任丛书的顾问。

他们还对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原则和建议,一再鼓励我们要把“好事做好”,其语殷殷,其情切切。无疑,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信心。

本套丛书名曰“当代”,具体指近十余年来的作品,或是问世稍早,近年又再版流行者。时间是判断学术著作之生命力的良好尺度。但立足“当代”,与判断名著的时间间距的要求,两者之间显然是矛盾的。我们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平衡点。确定选择的时限不超过20世纪80年代,就是对两者的兼顾。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内在学术价值的把握。这正是编委会的工作重心所在。因此,那些既反映某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对后继的学科发展具有前瞻性启示意义,且为当今学者所公认的有影响的作品(含某些成熟的基础心理学的教科书),为本丛书的选择目标。全套丛书容量约25种,内容涉及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含智力理论)、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方面,在三五年内陆续出版。

现在,从动议至今仅及年余,“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的首批作品就奉献于读者面前了。选编委员会和译校者都尽了全力,当然不足之处终所难免。我们诚恳期盼心理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在此译丛成书之际,我们尤其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出版社领导人的远见和决断使丛书得以迅速面世。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副总编辑阮光页教授还亲自参加了选编委员会选编工作组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选编委员会工作的高效运转。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最后,我们想表达我们全体选编委员会同仁们最诚挚的愿望,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最核心的初衷:今日播种西方译丛,为的是来年收获中国的名著!随着新世纪曙光的到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歌猛进,中国的心理学家既有能力也有信心,贡献于世界科学与文明更多创造性的成果。我们深信,待以时日,“当代中国心理学家名著译丛”也会出现于西方!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选编委员会

1999年10月15日



中文版序

文化,生活的一种方式

人类生活是共通的,同时也是独特的。全世界的人以相似的方式生活着——分享新生的喜悦、生活的乐趣和收获,共同享用前辈的智慧。与此同时,出生于任何国家任何时刻的每一个人又是独特的。个体在一生中通过使用符号(符号中介手段)创造了自己。我们所有的感受、思想、渴望和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文化的。它们充满了个人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又总是独特的。我们的智慧就在于,洞察多样化中的一致性,同时始终不忘,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独一无二的。

文化心理学是不同社会科学间新的整合。虽然源于发展心理学,充实了社会心理学和人种学。社会学帮助我们新科学的进步,而且,倘若不把历史学作为好向导,它将会迷失。然而,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综合,本书读者将看到,文化心理学是一门基础科学。我们探寻的是普遍原则。如同物理、化学和生物一样,不管人类文化在何处存在,我们都要探索出它的普遍法则。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不同,后者对社会群体进行比较,譬如将一群“中国人”与一群“美国人”进行比较。群体之间肯定会有所不同(这是跨文化心理学的兴趣所在),但对文化心理学来说,比较这种群体差异是不够的。文化心理学关注文化如何通过意义(符号)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此外,不同的社会条件,如移民、饥荒、战争、和平,设置了不同的道路,人们在其中创造着他们生活的意义。因此,对于文化心理学来说,考察初访美国的年轻或年长的中国男人或女人,或者,考察访问中国的美国人,是有趣的。异域寻路、与陌生人交朋友、理解与我们千差万别的人们,这些情形是整个人类的高尚目标,也是文化心理学的科学目标。

文化心理学位居当代心理学的前沿。它呼吁心理学实验研究实践的根本性变革,要求新的生活、爱情和死亡等复杂动态过程之形式抽象模式的发展。当代心理学的这一变革不认可存在于国家之间和学科之间的界限。在当今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对人类的理解优于其他国家,虽然这是事实,心理学作为独立的科学源于

19 世纪末期的欧洲。20 世纪晚期心理学的管理中心转移至北美,21 世纪新的研究途径和分析方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欧洲心理学传统的“起源神话”——比如弗洛伊德引用俄狄浦斯神话——对于普适的文化心理学也许过于狭隘。我认为,对人类生活来说,强调子女的孝行要比亲子关系中可能发现的性心理问题更为根本。

如果通过这本书的翻译,中国读者能够知晓我建构这门新学科的努力,我将引以为自豪。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本书不包括任何现成的和最终的真理。本书只是指引读者抛弃以通常方式看待世界之习惯的一个开端。对本书所述生活中看似普通的那一面,我鼓励读者做更深入的思考。再平凡的生活琐事——喝茶、骑自行车、开飞机、写诗或开窗——也包含着一些不平凡的东西。

我自己的人生坚持探索理解人类的统一。我来自一个人口比当今中国少千倍的国家,知晓非常有限的几种语言。在我所学习的每一个地方,我都谦恭地观察人类的感受和思维的复杂性。来自无值得夸耀的烹调的小国,我已经学会带着对中国丰富美食的偏爱而幸存于北美。我们都是生活的旅行者,向别人学习是通往个人幸福生活的途径。对于那些致力于建立作为人类文化基础科学的新的普适心理学的中国年轻的科学家们,我希望阅读本书能够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Jaan Valsiner
Worcester, Ma. — Chapel Hill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2006 年 10 月



投入理性的努力

——代译者序

运用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范式使得心理学从对哲学的依附中走了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然而，以“心理”为对象的研究又不能完全遵循自然科学对于实验条件的要求。相比心理学其他分支，以变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发展心理学，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当探寻发展机制，特别在致力于青少年人格发展心理学研究时，研究者们深感步履艰难。期望摸索着走出一条研究之路，近年来，我试图对研究本身进行思考，从发展心理学方法论角度进行探讨。Jaan Valsiner 的《文化和人类发展》(Culture and Human Development)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进入了我的视线。读这本书，常常激起我的共鸣、启发和思索。

由于自然成长具有普遍一致的规律，在寻求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发展的绝对序列时，研究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忽视文化教育的影响。而且研究者一旦发现某种心理特征在某一时刻出现，会倾向于探讨更早的发生年龄。因此，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婴幼儿阶段。这种状况可能与发展概念源于生物发生学有关。为避免心理学落入玄空，研究者倾向于牢固把握住具有实体性基础的内容，因而发展心理学研究有着很强的以生物进化为根基的倾向，婴幼儿研究的新发现也强化了这种倾向。不可否认，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发展明显受制于生理成熟的影响。但是，人是生物的人，更是文化环境中的人。本书开宗明义：“人类心理机能——一旦自发展中产生，其性质是文化的。”当儿童走入学校，越来越多地接触社会，发展更多是在个人社会性实践和人际交往中展开，文化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发展研究者所不能回避和否认的事实。文化发展心理学方法论探讨为我们研究人格发展提供了更为合适的视角。

对于“文化”，心理学上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指一个群体具有某些相同特征，成为一个民族或区域性群体的标志，如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跨文化研究往

往在同一尺度下比较描述,它探讨的不是文化过程,而是文化建构的背景或社会基础,属于客位性(etic)研究。另一种理解强调的是文化符号的中介调节功能,文化以符号方式存在,表征着一定的意义。文化符号是产生心理距离的手段,使意义与它所代表的客体相分离,使人将自己从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从一个自发的行为者,成为一个反思者。不断地自我客体化,从而超越自我。文化发展心理学采取的是第二种文化观点,关注的是文化建构特征及其过程。在此,文化是人类群体和个体心理发展的载体,也是蕴涵在人的实践活动和人际交互作用之中的发展的过程。可以说它是主位性(emic)研究。

James Mark Baldwin、Georg Simmel、George Herbert Mead、Lev Vygotsky、Milhail Bakhtin 等人的研究为文化发展心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根基,Jaan Valsiner 让我们比较详尽地了解了这些文化和发展心理学先驱的研究。文化发展心理学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站起来,并且必须继续在现实的土地上往前走着。Jaan Valsiner 清晰地意识到:“真正要想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将自身变成巨人。追随以往任何理论家的人都不能非常舒服地骑在巨人的肩膀上。”

人类的环境是文化组织的,人对环境给予了文化的解释,环境文化对人组织起人际关系和个体的人格建构。也就是说,文化以群体文化与个人文化两种形态存在。个人文化是群体文化的独特方式内化的结果,群体文化规定着个人文化发展,为个体发展提供了未来行为的目标,它又是由个人意义系统的外化而构成的。作为意义表征的符号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必须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的。文化中的符号意义虽然是人赋予的,但不是单个人的创造,而是人与其社会环境共同建构的。文化的传递是双向的过程,每个发展中的人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主动地转换文化信息,也向对方传递着自己独特的意义建构。双方都在经历着重新建构,从而也在改变着群体文化系统。二者之间动态生成的过程,即是文化传递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心理发展的过程。可见,文化发展心理学是以主体感受的意义和文化建构过程为对象的主位性(emic)研究,而且特别适合于进行主体性发展的研究。

Jaan Valsiner 认为,蕴涵在群体文化之中的某些潜规则和习惯意识会误导研究者。为了超越常识,使心理学研究科学化,必须打破日常语言形成的习惯思维的误导。他对阻碍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些概念进行了分析梳理。Jaan Valsiner 多次提到的存在于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是实体化概念现象。其表现是将发展过程和机制笼统归为整体稳态的东西,如“学习提高了成绩”、“高发散性思维产生了创造”,由此把发展的原因赋予了这些实体化概念,把需要探讨的过程的、机制的问题让一些常识性的实体概念承担了起来,从而产生了因果循环性解释,或者停

留于表层进行解释。问题在于,研究者持有某种实体性的研究观念,认为唯有探讨实体性的基础才是科学的。但是,心理活动压根属于现象世界,它是精神的实在,虽然不可触摸,但真实地影响着人。实际上,实体化避开了所要研究的问题,把发展过程关入了暗箱。“复杂的人类行为,大量运用着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承载着意义,不应该描述为隐喻性的实体,这样只能保持着含糊不清、难以捉摸和任意。”^①

与实体化相关联的是,将时间视为独立于客体的定位维度。这一惯常性理解也是误导发展研究的潜概念。自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后,科学打破了生活常识的时间观,使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了和我们生息与共的时间。科学的时间观告诉我们,时间与生命和经验的历史与活动和事件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了具体的生活进程,压根没有时间的存在。然而,常识时间观定势地影响着研究者。时间与心理发展过程被隔离开来。忽视心理发展蕴含在交互作用的实践活动之中这一基本性质,忽视心理发展的历史性,将发展当作某种心理特质的量的变化。观念的不清晰强化了对研究方法的迷信的选择、盲目的限制和排斥。

Jaan Valsiner 意识到,方法论对于学科建构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他对文化发展心理学的方法论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与心理学领域惯常的把方法论等同方法学的探讨不同,他的探讨不是指导方法学习,而是引导我们站到元视点进行思考。我国心理学跟随西方心理学而前行,对于西方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分析可以让我们看清走过的路和所处的位置。Jaan Valsiner 指出,西方心理学发端于服务社会的智力测验,这造成了业内外重测量统计的文化背景,也导致心理学脱离哲学宗教后进入新的附庸状态。怎样成为理性的研究者,Jaan Valsiner 提出一个方法论环,方法论环包括公理、现象、理论、方法和数据几个重要环节,研究者在与普遍公理的联系中,体验现象、构建理论设想。在体现方法论环的研究过程中,方法和资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建构于理论和现象共同支配的基础。这是双向驱动的整合:研究主题确立、方法选择离不开对生活现象和理论的直觉体验,也在研究者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公理性观念支配下工作。

研究者的直觉往往产生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心理学研究的是人自身的现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显然不同。探究自然世界是对“他”的探究。而人的心理世界对于研究者是主体内或主体间的问题,是对“我(我们)”或者“你(你们)”的探究。心理学研究者的直觉是提出和深入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注意凭借公理和参照生活现象形成研究假设,这不仅是研究主题合理性的依据,也保证了研究的价

^① Geert, P. van & Steenbeek, H. (2005), Explaining after by before: Basic aspects of a dynamic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Review*, 25, 408 - 442.

值。心理学研究不应该价值中立,发展心理学研究更要关注研究的价值,因为发展具有方向性,而发展的方向性不完全是必然的规律,其中包含着发展理论家对健康和完善的希望和追求。

Jaan Valsiner 认为,很多发展的研究并未真正揭示发展,真正体现发展的应该是变化过程的研究,而阶段特征是发展的背景。因为发展过程的本质就是变化莫测的,是开放的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形成新的环境与系统的过程,在新的系统和环境尚未形成之时,有一个混沌渐成的过程,环境和系统之间蕴涵着多样的发展可能。所以对发展过程及其机制的研究是在探讨一个未知的事物,在研究之前不可能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去证实假设的研究套路与研究对象的动态性不合。而且,即使稳定的阶段性特征也不是固化的东西,稳定状态本身是由系统的动态过程维持的。因此,阶段特征的研究不应该通过固化特质的量的变化来描述,需要探讨构成阶段特征的内在因素关系。

为了帮助研究者认清自己的研究性质,把握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目标,理性地设计研究方案、选择研究方法。Jaan Valsiner 区分了四种研究参照系:个体内参照系、个体间参照系、个体生态参照系、个体社会生态参照系。个体内参照系需要探讨个体内部的变量关系或结构,个体间参照系通过比较探讨类别特征,个体生态参照系探讨的是独立个体与物理环境交互作用中的变化,个体社会生态参照系探讨的是个体在与社会性变量交互作用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在 Jaan Valsiner 看来,个体社会生态参照系最适宜研究发展的机制。

本书包括了各种社会中关于人类发展的重要经验实例。虽然每一个实例都置于其意义体系的背景中,然而,这些实例要说明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性。在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分析阐述中,蕴涵着文化发展心理学的方法论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作者遵循着自己所提倡的文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途径:探讨符号的象征意义,分析符号对于人的生活的组织和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通过类比,透视其中共同的规律。这是在特殊中提炼一般性规律的方法论思考,也是文化发展心理学所强调的研究路径。

在书中介绍的丰富的文化习俗实例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典型功能特征——在对立机能的基础上运作。我觉得,对立机能具有几种含义:对立意味着针对,即文化的产生具有针对性,旨在解决人们生存的某种问题和困境。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组织和改善生存状态的,但文化不是任意的创造,有其形成的客观背景和需要。对立性还意味着某种文化的创生在克服某种生存问题的同时又会产生另一方面的问题,为了有效组织生活,需要针对先前文化留下的空隙生成新的具相对作用的文化。因此文化具有生命力,不断推陈出新。作为文化发展心理学,注意文化

的这个功能特征不仅有助于透视文化现象分析心理发展的机制,而且有助于建立文化环境来促进青少年的发展。

Jaan Valsiner 说,他“希望本书能够激发好奇的读者对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对文化发展心理学做出标准的说明。只要科学的创造者仍旧对作者提出的看似真实的标准说明持怀疑态度,科学就仍然会进步。毋庸置疑,文化发展心理学是一个广泛开放的领域,需要我们理性的努力,它不是任何书的任何作者对‘真理’的重新宣传”。这是研究者读这本书应该采取的态度,不充当随从或看客,寄希望于获取现成的路径,而是与作者一起探讨,投入自己的理性的努力。

这些年来,本书的第一部分被我选作博士学位课程的主要教材。为了便于学生学习,我向华东师大出版社推荐出版本书的中译本,得到了他们的允诺支持,并且邀请我的导师缪小春教授主持本书的翻译。在缪老师的指导下,我的研究生们非常认真地投入了翻译工作。本书前五章由孙晓玲翻译,第六到第九章由罗萌翻译,第十和十一章由蒋奕雯翻译,第十二章由钱诚翻译,第十三章和索引由胡淑珍翻译。缪小春教授审校全书译稿,邹琼为打印和修改译稿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此书的推荐者,我非常感谢缪小春教授主持本书的翻译!谢谢每一位参与翻译工作的学生!

李晓文

2007年6月



前 言

十年前,出版本书的前身——《人类发展和文化》(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89)。那时候出版这样的书是一种尝试——虽然是作为教科书出版但却得不到承认,至少当代美国大学教科书出版者并不承认这一点。书稿评审者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保留书稿的理论和方法论部分,去掉比较文化的证据部分。另一种则完全相反,认为应当去掉所有过于复杂的哲学和方法论章节,保留比较文化的部分。人们认为此书的作者“厌恶他从事的学科以及生活的时代”。我感到这种反馈对我是极大的误解,但我并不在意。

有时候不去在意评论者的忠告很重要。出版者以我想要的形式出版了那本书——虽然有着上述的评论——过去十年,在此书的帮助之下,我一直享受着教学的快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书已经售完了,然而人们对此书的需求越来越大。让我惊奇的是,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里都在用这本书。比例并不是很大——因为此书关注的话题和覆盖面并不适合大规模使用——但是人们是有选择地使用它,而且似乎是以理智思考的方式在使用它。这种情况真让人高兴,我曾经试图建议他们推出一个新版本。然而很不幸的是,原先的那家出版社已经歇业了。

幸运的是,此书已经走在了其时代的前列。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研究中日益发展起来的新方向——文化心理学——正是那本书最初意欲关注的领域。1989年出版的那本书使读者清楚地认识到发展心理学的性质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这一命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文化是什么?如何研究发展?这些概括性的问题成为过去十年间文化心理学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在创建了《文化与心理学》杂志(由Sage出版社出版)后,我发觉自己的观点日益引起人们的争论,他们认为我的观点太过政治和表面化了。从过去一百年间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实践知识的观点来看,许多当代心理学“革命”的重复发明——不论是“认知的”、“生态的”还是“文化的”,其一般性都都很有限。因此,评审者认为我

长期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存在不满可能很有道理!社会科学常常会论及“后现代同一性”的问题,可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有时候我会觉得人们如此谈论此话题,只不过是智力偷懒而找到的方便借口,他们随时准备接受在社会交谈中广泛传播的肤浅思想。

因此,当 Sage 准备出版一本关于文化心理学的基础书籍的时候,我就准备将 1989 年开始我一直使用的这本书进行改写。改写的结果就是本书。现在出版的这本书比先前那本书更直接地定位于文化心理学发展主题中的方法论。然而其主要重点仍旧维持不变——它是文化心理学问题的导论,严格把其重点集中在人类发展上。

对新书的需要是逐步产生的。我认真倾听了学生的声音——不是看他们对课程的评价,而是看他们考试的结果。先前书上的那些弱点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极为明显。希望在这本新书中,这些弱点会得到改进——不过可能也会出现其他问题。

过去的十年间,许多同事和朋友对书的修改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其中一些人,包括我在 Chapel Hill 的北卡罗来纳(自 1997 年以来)以及克拉克大学的学生,给了我很多具体的反馈,对写作本书很有帮助。尤其感激的是阅读过本书各部分草稿的人:Emily Abbey, Angela Branco, Roger Bibace, Peter Bodor, Patrick Davis, Ingrid E. Josephs, Aaro Toomela, Rene van der Veer,以及其他人士。Sage 出版社的 Ziyad Marar 总是充满热情,对文化心理学的发展问题有精心的理解;Naomi Meredith 的耐心鼓励促成本书按时出版,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顺利出版也得益于许多插图版权的获准使用。首先,奥斯陆大学的 Unni Wikan 教授很慷慨地允许我复制戴面纱的 Omani 妇女。剑桥大学出版社和 Emiko Ohnuki-Tierney 教授允许我复印了《当代日本的疾病》一书中的两张图(本书中的图 8.6 和 8.7)。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他们允许我从 Thomas Gregor 所著的关于兴谷河印第安人的书中,以及 Nancy E. Levine 关于喜马拉雅一妻多夫的书中复印照片资料。Greenwood 出版集团也准许我复印了在 Lake Victoria 地区调查得到的关于一夫多妻婚姻的平均年龄的图表。牛津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复印 Gilbert Gottlieb 的理论图式。

Jaan Valsiner
Worcester, MA